



王斌 [著]

现在才说爱你
被你拥抱也只觉得痛
迷失中展开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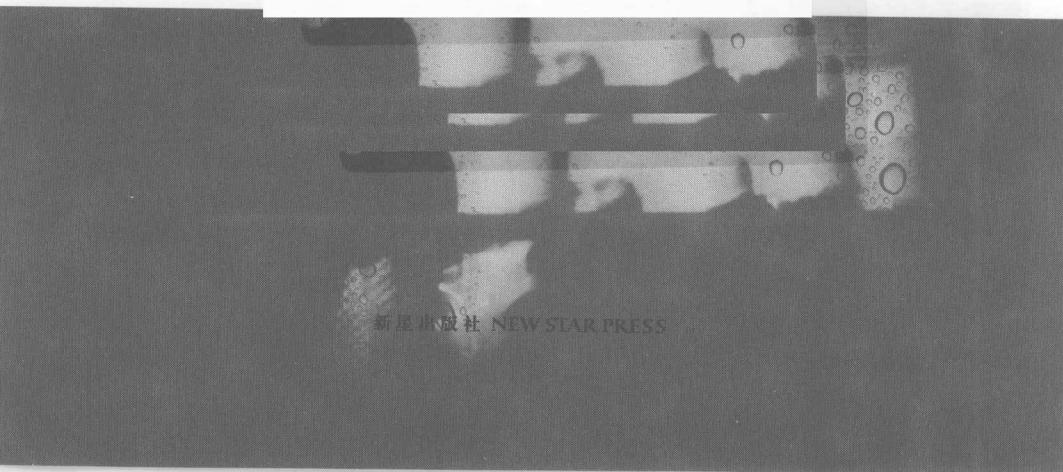
味道

Taste

味道

Taste

王斌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味道 / 王斌著.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0225-694-1

I. 味…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数字 (2009) 第089678号

味道

王 斌 著

责任编辑：瓦 当

责任印制：韦 舰

封面设计：蒲伟生 陈冬梅

出版发行：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谢 刚

社 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 址：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010-65270477

传 真：010-65270449

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010-652674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印 刷：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10×1230 1/32

印 张：8.625

字 数：200千字

版 次：2009年6月第一版 2009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225-694-1

定 价：20.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序幕:外滩的黄昏	1
1. 意外造访的“不速之客”	5
2. 朱俐与她的朋友们	15
3. 一封神秘的信笺	23
4. 神秘的男人与女人:规定的约誓	31
5. 朱俐的心事	43
6. 来自“东瀛”的神秘男人	53
7. 朱俐与淳一	71
8. 疯狂的都市之夜	97
9. 寂静的夜晚	113
10. 闲散的一天	123
11. 朱俐的性格	143
12. 请与我同行	155
13. 朱俐与史大可	165
14. 守护爱情	175
15. 为什么没有幸福的感觉?	187
16. 神奇的广告创意	199

17. 朱俐与淳一的内心隐忧	209
18. 没有兑现的聚会	223
19. 五轮真弓的歌声	239
20. 最后的告别	251
21. 天使归来	263

序幕：外滩的黄昏

黄昏，夕阳宛如一枚巨大的橙子，悠悠然地悬挂在高远的迷蒙中，给喧嚣的外滩洇染上了一层耀眼的金黄。向晚时分，外滩亦有了一种赏心悦目的颜色，一切都宛如梦中，一切都是那样朦胧和安详，犹如一首抒怀的长诗。

如果从高处看去，人流与街景很像是在透过滤色镜俯瞰到的。那宽敞的、沿着滔滔江水蜿蜒铺展开来的外滩，在夕阳下显得格外迷人。

外滩嘈杂密集的人群中，一个旅行团在参观。前面是一个举着小红旗的年轻领队，她不时地招呼着紧随着她的东张西望的队伍，队伍中的人操着日语在兴奋地交流着。只有夹杂在他们中间的一位年轻而又漂亮的女孩儿似乎显得心不在焉，眉宇间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忧郁和哀伤。

没一会儿，她离开了她的队伍，一个人来到了外滩的大坝前，痴迷地遥望着滔滔江水，眼中似有泪光在闪动。她静静地站立了一会儿，微闭着眼睛，像是在默祷着什么，随后，她从拎着的小手袋里小心翼翼地捧出一个小家伙。

那是一只白色的信鸽，一只漂亮可爱的信鸽，被落日的余晖染上了金菊一般的颜色，浑身泛出耀眼的光芒。

女孩儿抚摸着信鸽，低下头似乎在向它轻声地诉说着什么。信鸽唇上有一对十分好看的红瘤。这只神采奕奕的信鸽，偏过它的小脑袋，似乎在认真地倾听着主人的诉说，然后昂起了长长的脖子，可爱清亮的眼睛看定了主人，“咕咕咕”地叫着，宛如在恭敬地回答她的问话。

女孩儿这时已然泪流满面了。她将信鸽轻轻地托举起来，贴上了自

己的脸颊。她就这样静静地待了一会儿，似有一丝恋恋不舍，脸上竟划过了一丝哀伤，然后双手托住信鸽，举向蓝天，用日语喃喃低语地嘱托了一声：拜托了！

双手一振，信鸽如同闪电般地射向天空。

腾空而起的信鸽，在天空中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盘旋着，像是要向主人做最后的告别。

女孩儿仰望着似乎要融化在晚霞中的信鸽，深深地鞠了一躬。她像一座雕塑般地凝定在外滩上。周围人流如织，熙来攘往，没有人注意到她，而她，也仿佛置身在了另一个世界中——只有她独自一人，和那只在天空中盘旋着的、迟迟不舍离去的鸽子。

女孩儿的深切鞠躬，像是对信鸽发出了一道无声的命令——它旋过了最后一道圆圈，一声嘹亮的鸽哨声划破了寂静的长空，然后做出一个俯冲的姿势，向地面射来，在女孩儿的面前，再转过一个小弯，奋然拉起，闪电般飞远了，越来越远……最终融化在了水天一色之中。

女孩儿昂起脸，久久地仰望着，几行清泪无声地夺眶而出。

1. 意外造访的“不速之客”

清晨的上海，缭绕着淡淡的薄雾。昨日的傍晚，刚下过了一场潇潇细雨，地面是潮湿的，泛出一道清光。一个静谧而又富有诗意的城市正在从沉睡中醒来。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清洁明亮的街道上已有三三两两的行人悠闲走过，不时地有几辆汽车划过布满雨迹的马路，溅起了两翼的水线。这是笼罩在初春暖意中的上海，街道两旁的梧桐树又泛出了嫩绿的新芽，空气中充溢着一种湿润的清新和恬谧。

透过树叶的间隙，可以看到一排排殖民时代留下的小洋楼，它们整齐有序地排列着，无声地矗立在绿荫之中。由于年代久远，小洋楼已在日久天长的侵蚀中泄露出岁月的痕迹和秘密，宛如一个遥远的梦境。

钢琴声隐约传来，像是肖邦的钢琴奏鸣曲，委婉、舒展而又欢快。我们的视线可以从上海的街道摇过，又掠过梧桐树的枝枝杈杈和宽大的叶片，缓缓地靠近了一幢小洋楼。小洋楼的造型颇为别致，它有着太强烈的殖民时代的气息，一望而知，那意味着一个遥远的年代，但已无可挽回地消失了。墙体立面业已脱落，显露出它曾经历的沧桑岁月。

楼体并不高，但显得很规整，一望而知当年的设计者匠心独具，亦属久远的上海滩上的繁华一梦。在小洋楼的楼顶上，有一个凸显的小阁楼，像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在洋楼的屋檐边上随意搭出的一个供捉迷藏玩耍的秘密室，因此它独具风味，恍惚间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奇幻的浪漫想象。

电话铃隐隐传出，乍听上去有些依稀和遥远，但渐渐近了，更近了。

在电话铃声的引领之下，我们仿佛穿越了一排排茂密的梧桐树叶，穿越了一排排像士兵一般排列整齐的小洋楼，贴近我们这个故事要发生的那幢兀自矗立的小楼，再穿过阁楼的小窗，我们长驱直入了……

电话座机催命般地响着，不依不饶。

电话铃声持续而急促地响着，一个女孩儿正蜷缩在床上熟睡。睡得很甜蜜。她侧身躺着。

电话铃声仍在固执地响着，一声紧似一声。

蒙眬中，女孩儿恍恍惚惚睁开了眼，胡乱地伸手抓了一把电话，抓空了，电话在另一头。电话铃声还在持续地轰炸，她极不耐烦地爬过去拿起了电话，电话里随即传出一个浑浊的男人的声音，声音很大，听得出他的焦躁和恼怒，几乎有些歇斯底里了，女孩儿突然怒吼了一声：

你有病呐！

女孩儿叫朱俐。她将电话狠狠地摔下了。她的确生气了。当电话铃声又一次固执地响起时，她气急败坏地将电话线拔了下来。铃声戛然而止。她的目光恨恨地看着已经哑然无声的电话，仿佛在说：哼，看你还能把我怎么样？

终于可以安心地继续睡了，起码她是这么认为的。她重新躺下，先仰面“挺”了一会儿，可能感到还不舒服，又侧过身，蜷缩成一团，此时她就像只十分听话的波斯猫。

片刻的宁静。

手机又响起了，那是一首抒情的歌曲，一声高过一声，仿佛是一道突降的命令，催促着主人接听。烦死了。朱俐先是捂住耳朵，可还是无法挡住铃声的一再侵扰，只好无奈地坐了起来。她伸手去够放在床头的

手包，几次伸手都没够着，她实在不想睁开眼睛，胡乱地摸索着，还是没找着。最后，她只好睁大了眼睛，拿过手包，伸手进去翻找。

里面没有，那个捣蛋的铃声也不像是从那里发出的，这可以肯定。她这才不情愿地下了床，走到沙发边，从衣服的口袋里掏出还在固执地鸣叫的手机。那支平时在她听来浪漫而又动人的旋律，现在听来更像是令人厌烦的噪音，她将它狠狠地关掉了。

又安静了。她叉着腰待了一会儿，好像生怕那个搅得她不得安宁的声音会再次突然响起。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屋子里无声无息。她这才坐回到床边，没有再躺下，只是无神地呆坐着。显然，她被彻底地吵醒，无法再入睡了，这让她的情绪十分沮丧，她只要睡不好觉就会情绪烦躁。

她仰身斜躺在床边，环视着自己的房间。仿佛这突然降临的宁静又让她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情绪。她摇了摇头，想重新召唤姗姗而来的动静，而她现在渴望在这“动静”中获得一种解脱。

可是，没有。一切都是那么安详、宁静，悄无声息。

她这才明白，自己的内心正在被一种羞辱般的痛苦啃啮着。折磨她好几天的失眠已让她神情憔悴，昨晚，她是服用安眠药才强迫自己入睡的。她真的是睡迷糊了。可是那个不知好歹的电话又将她从沉睡中惊醒，她不用看号码也知道那是谁的电话。还用说是谁吗？她不想再看见或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更别说接他的电话了。此前，她一直以为自己才是这场爱情游戏的主宰者，她可以游刃有余地将那个男人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中，一切都会在自己有效的操控之下。

可是，她错了。

她发现自己这次败得很惨，惨到了她甚至在怀疑自己是否还会有爱

的能力。

她从床头抄过一本书，随手翻了两页，想以此来打消脑子里萦绕不去的杂念，可是无济于事，一个字也看不进，那些黑色的字符就像是着了魔法似的，一个劲儿地在她眼前闪烁、跳动着。她知道书是看不成了，一生气，将那本书狠狠地抛在了地上。

不幸的书像一块滑雪板似的顺着她的劲道在地板上划出一道笔直的水平线，“哧溜”一声钻进挂衣柜底下不见了。

她嘴里骂骂咧咧地说了几句什么，叉着腰又站起身，来到挂衣柜前，赌气般地盯着挂衣柜的底部，像是在说：你他妈的还能藏到什么时候？给我出来！

没有动静，也不可能会有动静。没办法，她只好弯下身，先用手试着进去摸索了一会儿。

好像摸着了，她有些兴奋了，起码在这一瞬间转移了她的烦躁。她将书拨了出来。可是一看，又气恼地将书向床头扔去——这不是她刚才丢下的那本书，是另一本。很显然，她的这一抛书动作在生活中已成惯例，否则，怎么可能会有另一本小书静静地待在挂衣柜的底部呢。

没办法，她只好趴在地上，将头部贴近地面，侧过脸向衣柜下看去。她隐隐约约地看到，里面安静地趴着的是好几本书。她自嘲地笑了，觉得这事儿真是有些滑稽：我说我的那么多书怎么会找不着呢？可想而知，无聊时抛书成了她的一个下意识的举动，自己一点儿也想不起了——原来它们全在我的衣柜下面待着呢！

她起身拿来了一把扫帚，将扫帚把倒过来，伸进柜底，一拨拉，起码有五六本书被横扫了出来。她这才站起身，喘了一口粗气，定了定神，刚一抬头，发现对面穿衣镜里自己的右手还拿着那把长把的扫帚，

滑稽的形象，像是《哈利·波特》里的造型。

扫帚就支撑在她的身边，她拿它杵着地，另一只手叉着腰，一副很酷亦很滑稽的造型透过衣柜的穿衣镜反射了出来。她觉得自己太可乐了，忍不住傻乎乎地咧开嘴笑了起来，她对着镜子做出了各种奇怪的表情，又拿着扫帚摆出各种不同的造型。

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使她觉得心情一下子好多了。

她来到窗前的书桌边上，将刚才找出的书拍打干净，掸去表面的灰尘，在书架上重新摆放好，再打开电脑，转身到房间的一侧——开放的厨房打开咖啡机，倒上咖啡豆，要给自己煮上一杯可口的咖啡。她爱咖啡，爱到每天必须喝上几杯过够瘾，才能精神抖擞，这已经成了她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仪式了。

咖啡机发出刺耳的噪音，她无神地看着咖啡机的运转。煮好了，她拿出一只咖啡杯，接着咖啡机的小嘴，斟满咖啡，慢慢地呷了几口。回身在书桌前坐下了。

书桌的样式很考究，因为朱俐对书桌有一种病态的迷信，她觉得自己一辈子最好的朋友肯定是书桌，而且她的生活来源无疑也跟书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她不愿凑合。为了这张中意的书桌，她跑遍了无数个家具城，都快绝望了，终于在一家合资厂家的经销店看到了一款欧式古典造型的书桌，正是她在冥冥中要寻找的样式。说真的，在看到它之前，她还根本不清楚自己要寻找的是什么风格的书桌呢，直到她走进那家专卖店，眼角的余光忽然被什么东西所吸引，定睛看去，眼前一亮，那张书桌就静静地、不事张扬地待在墙角，散发着一种静谧而又典雅的气息，它的沉稳和厚重正是她要寻找的气质，看到它会让她有一种心静的感觉和说不上来的踏实感。

她毫不犹豫地将它买下了，虽然价格奇贵，但她一点儿也不心疼。只要自己喜欢，就是无价的。这是她的信仰。

后来朋友来她家看到了，在一阵赞美之后又询问起书桌的价格，她说了，朋友听后直摇头：不就是一张书桌吗？有必要买这么贵的吗？

她没有更多地解释，也不想解释。人各有所好，她想，一个东西值与不值是一个心理上的价位，这是很微妙的。所以她只是笑着沉默不语。从此以后再有人问，她也只是以微笑应答。

电脑即刻闪出登陆的 MSN，一堆窗口跳出来跟她热情地打着招呼，她没理，把它们一一关掉，只是看看有没有新发来的邮件。

放下手中的咖啡，她来到窗前，顺手拉开窗帘。窗外阳光瞬间倾泻了进来，有点儿晃眼，她眯了眯眼睛，眼睛有些睁不开。

推开了窗户，外面的喧嚣声也随之肆意地闯将进来。她双臂支撑在窗台上。

楼下传来小朋友的嘻闹声，她仰起脸来望了望天空，昨天刚下了一场大雨，地面还是潮湿的，但天空却是一片澄澈的湛蓝，空气中散发出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新的味道，她眼睛微闭，似乎想让自己沉浸地享受一下。

当她再睁开眼，试图离开窗台时，目光仿佛被瞬时定焦了，停在了一个突然发现的目标上。她眉心微蹙，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吸引她的注意。

她再次倚靠在窗台上，凝神望去——

是一只雪白的鸽子。它倾斜着倒在窗外斜角的屋檐上，小小的身子微微地抽搐着，眼里透出一种楚楚可怜的哀伤。

她好奇地弯曲着身子伸手去够那只显然是受了伤的鸽子，没够着，